

「读鉴小说轩」

蘇秦

身佩六国相印的热血谍王

『花非花』：云非云，雾非雾。应运来，择机露。如云春梦尽，绮丽，似雾秋瘴绝腔腹。

唇枪舌剑的游说大师，
六国相印悉数挂在腰间，
风光无限的合纵大师，
实为盗目偷天的「国际」巨谍！
因官廷绯闻出走他乡，
却横下一条心把卧底做到极致。
巧舌如簧，搅起沙场烟尘，
睥睨三军，眉间风云千里。
他自报其仇的高妙设计，
上演「天字第一号」谍王的华丽谢幕。

華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英

「读鉴小说轩」

蘇秦

身佩六国相印的热血谋王

『花非花』：云非云，雾非雾。应运来，择机露。如云春梦尽绮丽，似雾秋瘴绝腔腹。

唇枪舌剑的游说大师，
六国相印悉数挂在腰间，
风光无限的合纵大师，
实为盗日偷天的「国际」巨谍！
因宫廷绯闻出走他乡，
却横下一条心把卧底做到极致。
巧舌如簧，搅起沙场烟尘，
睥睨三军，眉间风云千里。
他自报其仇的高妙设计，
上演「天字第一号」谍王的华丽谢幕。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英哲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秦 / 英哲著. -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7.1

(读鉴小说轩)

ISBN 978-7-5080-8964-5

I. ①苏… II. ①英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230977号

苏 秦

作 者 英 哲
责任编辑 高 苏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×1030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17 千字
定 价 32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网址: www.hxph.com.cn 地址: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 100028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663331 (转)

目 录

第一章 苏秦的再生之邦	1
一、燕昭王的雄心	1
二、超级艳遇	4
三、太后教子	7
四、去留之间	10
五、郭隗的段子	13
六、捐弃前嫌	18
七、惊天奇谋	23
第二章 齐国的乱局	29
一、叛 逃	29
二、机会来了	36
三、楚太子归国	41

四、都想给齐王洗脑 47

五、孟尝君遭谁算计？ 54

第三章 牛刀小试 60

一、四两拨千斤 60

二、齐王遭劫 65

三、大庄园的气度 72

四、韩珉私访 79

五、大开杀戒 84

第四章 孟尝君出走 92

一、定 计 92

二、出逃临淄 100

三、宋康王子偃 107

四、孟尝君夺相 114

第五章 刀锋边缘 120

一、魏冉使燕 120

二、李兑拘苏秦 125

三、伊阙大战 131

四、桓曲大血战 137

第六章 成效初显 146

一、苏秦归齐 146

二、出 关 152

三、东帝与西帝 158

四、苏秦返国 164

第七章 黑云压城	170
一、反策反	170
二、灭 宋	175
三、乐毅，挂帅联军	180
四、阳城之败	184
第八章 风骨凛然	189
一、自报其仇	189
二、联军破齐	196
三、楚将杀齐王	201
四、范雎安在？	207

第一章 苏秦的再生之邦

一、燕昭王的雄心

直到好多年以后被押上刑场施行五马分尸，苏秦想起出事的那个晚上，仍然觉得激情满怀、无怨无悔。

那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燕国都城武阳的黄金台边的招贤馆里，觥筹交错，灯火通明。大谋士苏秦陪着燕昭王姬平，举着巨觞正为来自魏国的使者频频祝酒。

这使者，便是魏国大夫乐毅。

乐毅乃魏国名将乐羊子之后。早先，在公元前408年，魏文侯派乐羊子率军攻打中山国，经过三年持久战，终于灭亡了它。为了表彰乐羊子的战功，魏文侯便把灵寿封给他作食邑。乐羊子死后埋在这里，他的后代子孙从此也在灵寿安家落户定居下来。

由于魏国与中山国并不直接接壤，中间还隔着个赵国，所以，占了中山国后，魏国仍感鞭长莫及，不能有效地控制它。大约在公元前380年，中山国一度复国，并把国都设在灵寿。公元前300年，赵武灵王派兵进攻中山，几年后，便把中山国灭掉了，灵寿纳入赵国版图，乐氏便变成了赵国的臣民。

乐毅出生在这样一个贵族家庭里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品行端正，聪颖好学，尤其喜爱兵法，好读武略，这为他后来戎马一生、笃行忠君报国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赵国贵族见乐毅很有才能，善于用兵，便推举他在赵国为官。不久，赵国发生了震惊列国的“沙丘之乱”——赵武灵王被围困在沙丘宫殿，三月不得

食，活活饿死。乐毅见赵国内讧，局势一片混乱，便离开灵寿，避居魏都大梁。

可是，魏王嗣目光短浅，看不出乐毅有经邦之才，竟以常人相待。乐毅大有明珠暗投之憾。乐毅徘徊无措之时，传来燕昭王筑黄金台广求天下名士的消息。乐毅心下一动，萌发了去燕国施展才华的念头，但毕竟没有亲眼看见，不知燕昭王为人究竟如何，故一直不敢贸然前往。

恰巧这时，被齐国不断威吓的魏王，得知燕王欲报齐仇，就想联络燕国，从东北方向牵制齐国以缓解自己的压力，便派乐毅为正使、须贾为副使出使燕国，展开外交斡旋。

时任燕王谋士的苏秦，早就听说乐毅满腹韬略、才华出众，自己出使魏国时又见过他一面，今日乐毅亲自前来燕国，他觉得此乃天赐良机，日后大报齐仇、洗雪燕耻之任，俱在此人身上，便进谏昭王厚待乐毅，切勿错过机会。

燕昭王见苏秦所奏竟与自己想法相同，心中大喜，召开盛大宴会迎接之后，又于当晚以客卿之礼，单独接见了乐毅。

因须贾不在邀请之列，只燕王、苏秦、乐毅三人在场，说话就随便得多了。

“燕国弱小，又处偏僻北地。寡人孤陋寡闻，不知先生肯赐教否？”燕昭王谦恭地说。

乐毅答道：“客臣献表而来，虽奉寡君之命，然客臣不让他人而自请前来，实慕大王筑黄金台礼贤下士之高名。而今日承蒙大王错爱，受到如此隆重接待，是所见又过所闻，倘蒙垂询，敢不尽敛底里上陈？”

昭王闻言，愈觉欢喜道：“原来先生惠顾寡人，竟还具此深意。若非先生明教，寡人几乎要错失良机。今日请教，当今之世，英雄并立，功利是图，强国用兵之道，究竟何以为先？”

“治国用兵之道，考之先帝、先王、先圣、先贤，第一良图，无如仁义也。”乐毅不假思索地答道，“然仁义虽美，而施仁义实不易行。何也？盖因周室式微，群雄并起，天下纷争，已非一朝一夕。世人崇尚功利，以为这是无坚不摧的利器。倘若国之不富、民之不强、兵将不雄，而徒然与人、让人、说仁、谈义，天下人岂不笑其迂腐？这就是宋襄王败亡的原因。”

乐毅呷了一口美酒，润了润嗓子，又说：“当今之世，倘欲治国，必先富其国，必先强其民，必先雄其兵，有仇报仇，有耻雪耻，然后不取而予人，人乃

感叹说：“此仁也，不可再犯也。”至于国之富，不以聚敛，而以薄用佐其生；民之强，不以骄横，而以感愤作其气；兵将之雄，有恶诛之，有暴除之，而不以无辜肆其威武。这虽然不言仁义，然而仁义之道已在其中矣。治国之道，莫出于此。”

昭王听了，喜上眉梢：“高论顿开茅塞，先生实为大贤也！安敢屈于臣位？”即下位待之客礼，慌得乐毅急忙放下巨觞，再三推谢。

苏秦也在旁边劝道：“我大王求贤若渴，尊以大礼。先生受之无愧，勿再推辞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昭王礼毕，又说，“先生生于赵，赵，父母之邦也，臣之可也；先生仕于魏，魏，君臣之国也，不敢当宾可也。寡人对于先生，既非父母，又非君臣，今承蒙教诲，自应客礼，又何必坚辞？”

乐毅对曰：“大王虽君燕不君赵，而君之位同；臣虽臣魏未臣燕，而臣之位同，名分定也。大王不可因厚爱客臣而废礼。”

昭王说：“君臣之位虽通天下，也不过是为君臣所设，怎敢慢待大贤？请正客位，以便就教。”

乐毅见燕王之爱敬出于真诚，便离席拜伏于地，感动地说：“大王如此爱臣，臣有肺腑之言告于大王。”

昭王忙伸手扶起乐毅：“先生有何隐衷，不妨明告寡人。”

乐毅正要说话，燕太后身边宠臣季义跑了进来传达懿旨，要苏学士入宫与太后对弈消遣。

苏秦一听，脸腾地红到了脖子根。好在有美酒遮掩，燕王、乐毅都没看出苏秦瞬间的尴尬之色。

燕王宽容地对苏秦说：“去吧去吧。你与母后下棋，也好排遣一下她老人家孤寂烦闷之心。”

苏秦应了一声，便随在季义身后，犹犹豫豫地到后宫去了。

随着苏秦背影消失在帷幕之后，乐毅转过脸来，正色道：“臣之仕魏，非以魏国可展臣之才。盖为躲避赵乱，而暂寄身家性命而已。至于今日奉表至燕，亦非只为魏国做使者，实因闻大王礼贤之名，欲借此机以为择主之阶、进身之道。此臣之隐衷也。”

昭王欠身，两眼盯住乐毅那张威猛刚毅的国字脸，饶有兴趣地倾听着。

“臣之隐衷，虽未尽露于大王之前，”乐毅接着说，“但没想到才一拜瞻、略陈数语，就得到大王赞赏，足见大王乃有德明君，非一般君主可比。臣万分钦服，不敢吞光吐彩，以邀明主之宠，更不敢坐失良遇，有负客臣来意。所以，不惜抱惭而将隐衷和盘禀明，以示臣心之诚。大王未思发愤则已，若欲报齐仇，臣愿为大王尽毕生之力！”

燕昭王听了，按捺不住心中之喜，说：“寡人自得国以来，无日不求贤为事。虽蒙四方英才不弃寡人，专顾赐教，然像先生此等豪爽坦荡、片语即吐心胸者，实未曾见。寡人愧非桓、文，而于管仲、狐偃，先生实可出其右者。正痛先生不生于燕而生于赵，不仕于燕而仕于魏，使寡人相见恨晚。今蒙先生不辞辛劳，辗转千里来投燕国，此非寡人之幸，实乃燕先王社稷之幸也。愿先生金玉其言而勿悔。”

乐毅急忙答道：“君求臣易，臣求君难。臣得明主，愿肝脑涂地，又何悔焉？大王若担心臣言不实，请即赐职。”

“大贤之用，国之兴废赖焉，岂敢轻褻？”昭王喜道，“既蒙惠诺，请暂就使馆，容寡人熏沐告庙，然后请先生登黄金台纳印，以国事托付于卿。寡人安敢草草授职？”

乐毅听了，满心欢喜，便再拜辞出，暂就使馆以宿。

燕昭王将乐毅送出招贤馆后，回想起适才一席长谈，深为喜得良将而欣慰，欲将此事禀告母后，让母后也高兴高兴。想到这里，便吩咐排驾后宫。

内侍宫娥闻旨踊跃，掌灯引路，一行人向着后宫迤迳而去。

二、超级艳遇

铜兽喷香，烛影摇红。戴着玉镯的红酥手，从陶罐里摸出一只白子儿，举在半空，迟疑半晌才“啪”的一声压在棋盘上，那响声很不干脆。

经过沐浴的燕太后，披着一身蝉翼般的薄纱，跪坐在几案前聚精会神地下着围棋。

与太后隔案对坐的苏秦，始终不敢抬头看太后一眼。他双目注视着棋盘，很不平稳的呼吸中仍然不时地嗅到对面飘过来的撩人心魂的体香。

苏秦竭力聚敛心思，认真下棋。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给人心无旁骛之感。

弈至中盘，苏秦又占上风，燕太后的数子已被苏秦镇封，如不化解危局必被吃掉。

燕太后举着棋子苦思良久，也没想出对策，只好悔棋：“不行不行。”燕太后扔了棋子，抓住苏秦的手，娇声娇气地说，“先生乃弈中高手，这几步你无论如何得让我……”

苏秦抬头，目光触到一张柔美、娇艳的脸：两道会跳的眉毛，一双勾魂的眼睛，端庄的鼻梁下，镶着一张樱桃小嘴，衬着沐浴后随意挽在头顶的乌发，整个脸盘显得雍容华贵，鲜艳夺目，光彩照人。

苏秦的心猛地一缩，目光忍不住往下移动，掠到的是太后白皙的粉颈、圆润的香肩、玉藕一样的双臂、幽谷一般的酥胸，两只丰乳硕大坚挺。尽管太后已经生育一胎，尽管她年逾三十七八，但因保养极好，仍春情勃勃。那种成熟之美，让苏秦感到怦然心动。

燕太后发现苏秦炽热的目光在看自己，双颊的红晕登时灿若彩霞。她嫣然一笑，也把火辣辣的目光迎了上去。目光与目光对接，刹那间闪出了电光火星。

太后知道苏秦的异样目光是由她点燃的，于是她难抑胸间鼓荡起的激情，缓缓起身，拉着苏秦，向帷幕后面的寝宫走去。

苏秦跟随着那美丽的情影，梦游一般向前走去。内宫的灯光，将太后裹在蝉翼般丝裙里的玉体曲线勾勒出来，那么柔美，那么修长，苏秦感到自己对眼前这个女人的激情正在缓缓地勃起，他渴望这个美娇娘，恨不得立刻与之融为一体……

但是，想起这个女人乃是燕国太后，母仪天下的国母，苏秦的心猛地一缩，一种恐惧之感袭上心来。他止住脚步，说：“不，太后，我们不能……”

“为何不能？”

“因为，因为害怕……”

“怕者何来？本后已吩咐下去，让内侍、宫女离开，又命菡萏把守门口……”

“臣怕大王看见……”

苏
秦

“他是我儿子。”太后说，“先王被齐人杀害之后，我们一个孤儿一个寡母的，深知孤独、寂寞之苦。这不，本后一提出要先生来陪我下棋说话，大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”

“可……”

“可什么？”太后笑问，“那天你不是说过，你当年求聘不成行乞归来，妻不下机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以为子吗？那份冷落，那种孤独无助，难道还不够吗？”

苏秦一愣，想起那次会见太后时说过的话，心里又生出几许果敢与勇气。

记得那次太后说，先王被害之后，她孤身一人，空守后宫，受尽孤寂之苦，只有苏先生到来之后，这宫廷内外，才有了一点生机。苏秦听了好生感动，也说了自己的坎坷经历，说到伤心之处，竟孩子般哭了起来。太后受了感染，不顾男女有别，抱住苏秦痛哭一番。两人同病相怜，不一会儿就“哭”到一块去了……

“来吧。”见苏秦还在犹豫，太后主动、大胆地伸手去拉苏秦的手。“来，我们温存温存，共同驱散那可怕的孤独与寂寞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苏秦害怕地后退着，“古人有云，凡事不可过三，我们已经三次……臣真担心……每次进宫，总觉得四周都是眼睛……”

“哈哈，先生多虑了。”太后笑道，声音有点尖刺。“菡萏是我心腹，季义等人也都是我的亲信。就是被他们看见，他们也不敢说三道四。你不用怕什么。”

太后一边说，一边牵着苏秦来到巨大的龙凤榻前。太后坐在床沿，双肩一耸，蝉翼般的丝裙脱落下来。苏秦立即看到那香肩，那乳沟，那丰腴的小腹，那美丽的大腿……

两颗孤独的心，终于获得了补偿性的慰藉……

正在此时，向后宫进发的昭王下旨让随从人员停下候旨，他要一个人去见母后。他兴冲冲地往后宫走去。他要把新得将才的消息报告给母后听。他还要告诉母后，自黄金台修筑以来到现在，他已得了贤相郭隗、贤师邹衍、贤将乐毅、贤士苏秦，加上人们颂扬的贤君，正好五贤治国，兴燕大计有望成功了。

守在寝宫门口的菡萏忽见昭王匆匆而来，慌忙跪接大王。她要大王稍候片刻，她就去禀报太后出来接驾。昭王说：“太后乃朕母亲。儿子见自己母亲，用不着那么多繁文缛节。”他说着，命菡萏在门口候着，自己便挑开帷幔，跨进太后寝宫。

就在跨进宫门那一刹那，昭王猛见龙凤榻上的一幕，仿佛受了当头一棒似的，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下子变成了空白。他惊立门口，进退无主，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

几乎是同时，苏秦也看到了昭王。

这一惊非同小可。苏秦立刻像泄了气的皮囊，一下子瘫在床上，脸上一片煞白。

昭王醒过来。他赖以支撑的全部信念，骤然间哗啦啦倒塌了，所有的恼怒、怨恨以及劳碌一天的疲惫，骤然间一齐向他猛烈袭来。他什么话也没说，一甩袍袖就走出了寝宫。

太后支起赤裸的身子，瞥见昭王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重重帷幕之后，便回首看看浑身发抖的苏秦，怔了半刻，然后柳眉一挑，心里便打起了主意……

三、太后教子

昭王怒气冲冲地回到武阳宫。

龙凤雕花红木榻上的那一幕，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何会生出这种事来？昭王在心里频频自问，被遏制着的暴怒和无处诉说的羞辱，搅缠在一起折磨着他，那份痛苦，那种愤恨，几乎使他发狂。

他想起苏秦，那家伙初来燕国时，还是个落魄书生。昭王见他能说会道有几分才气，就请他为客卿，拜为身边谋士。他没有想到这个苏秦品格竟会如此低下。他觉得自己看错了人，将豺狼当作绵羊引进王室。他现在只能默默地、艰难地吞咽着这颗耻辱的、痛苦的果子。

他又想起母亲。尽管那场政变使母亲年轻守寡，但他一登上王位，做头一件事，就是尊母亲为王太后……他觉得已给母亲精神补偿，他没有对不起母

亲的地方。可是，母亲何以要用养汉偷欢的丑闻来报复？

百思不得其解。昭王便索性不再苦思冥想了。他开始考虑惩治的办法。他觉得必须立即扼制这场淫乱，严厉惩办那些为太后、苏秦穿针引线的内侍、宫娥。

于是，他传旨侍卫长与后宫总管前来受命，他要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。

当他将要说出决定时，一个更可恼也更可怕的黑影迅速飞来向他提出警告：这种丑事传扬不得。如果以太后私通的罪名，去捕杀后宫的内侍宫女，势必将丑事张扬开来，宫内宫外人人皆知，他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庙堂之上发号施令？

必须寻找一个借口，能自圆其说的罪名，既可出出这口恶气，又能在臣民和诸侯国面前保住自己的凛然难犯的权威。

昭王命侍卫长和后宫总管退下，又宣司寇张魁连夜进宫。

“快，快。”昭王故作紧张地说，“寡人发现方才有盗贼潜入后宫，你赶快带人人内捉拿。”

憨直的张魁不敢怀疑昭王的话，急忙带一队人马闯入后宫搜索。

苏秦早已溜出后宫，借着夜幕的掩护，逃回自己的馆舍去了。

张魁捉拿不到“盗贼”，返回昭王面前复旨。

昭王又说：“那一定为守门的宫女、内侍所犯。爱卿快去把他们抓来严惩不贷！”

张魁带人再次入内。这次手续简单得多了，一见到菡萏、季义等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们抓到昭王面前。

昭王喝问：“尔等知罪否？”

菡萏、季义等人都沉默不语。他们知道所谓抓贼，不过借口，而苏秦之事败露方是真正原因。自己穿针引线，已经罪无可逭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便都勾着头面，立在昭王面前听候发落。

昭王见状大怒，命张魁立即将他们押出去乱刀砍死。

张魁正要把菡萏、季义等人推出宫门，内侍总管急急跑来，喊：“太后驾到。”

昭王一惊，探头望去，果见太后盛装艳服，威风凛凛地走来。

昭王是个孝子，急忙舞动袍袖，向前一步，跪接太后。

太后劈头就问：“你为何抓我的人？”

昭王战战兢兢地答曰：“他们里通盗贼，扰乱后宫法度。”

“你不如干脆说是里通苏先生吧。”太后直言不讳，“苏先生陪哀家弈棋聊天犯了什么忌？你竟敢派人闯入后宫随便抓人？”

昭王见母亲说话毫不遮拦，而且嗓门又大，生怕丑闻传扬出去，将来街谈巷议有碍王室尊严，便命张魁等人暂且退下，在宫外候旨。

张魁带着满腹狐疑，率众兵卒退出武阳宫。

“母亲，”昭王压低嗓门，带着抱怨口吻说，“苏先生贼胆包天，竟敢欺侮母亲……”

“胡说，”太后骂道，“苏先生为人方正举止端庄，何曾有过轻佻之举？”

“母亲。”昭王干脆放弃委婉，有话直说，质问道，“你现在是太后，一国之母，尊贵无比，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？非要自暴自弃苟且偷安？”

“哀家此情未了，心有不甘呀。”太后提起往事，俏脸上立即布满阴云，失去了方才的光泽。“想当初，哀家十五岁与你父王完成六礼，十六岁生养你身。而后，千辛万苦拉扯你长大。如今你竟敢如此对待哀家？”

“母亲如此说话，儿臣无地自容了。”昭王慌忙跪下叩头。

“哀家还没说你几句，你就受不了了？”太后怒道，“你父王远效尧舜，禅让王位与你叔父，从此摆脱政务，怡情山水。虽然你父王年老体衰，但与哀家朝夕相伴，倒也逍遥自在。”

太后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谁知你不服子之，竟与将军市被合谋夺权。自己实力不够，还借助齐兵入燕，斩杀子之，结果害死了先王，捣毁了宗庙，王宫里的珍珠宝器也被洗劫一空，闹得燕国几近灭亡。若非哀家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号召王室族亲一齐抗击齐兵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登上王位。”

“母亲鼎力辅佐，儿臣时刻铭刻在心。”昭王忙说，“所以，儿臣一登上王位，就尊母亲为王太后……”

“你以为哀家只要王太后这个名号就够吗？”太后反问，“你父王撒手西去，落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日后怎么过啊？”

“这都是齐人给害的。”昭王说，“儿臣一定广招天下英才，重振燕国雄风，等待时机，来日定为母亲报仇雪恨。”

“这固然重要。”太后又说，“可是，哀家今年还不到四十啊，往后日子那么长，谁能陪伴哀家走完这后半生路程？”

昭王无言以对，尴尬异常。先前筑构起来的心理防线，全让母亲这一番话给冲毁了。他现在才觉得，有一种愧疚的感觉，正在心中滋长：母亲养育自己实在不易，母亲这一生太苦了。他不能这样对待母亲，于是便咬咬牙关，传旨宫外，命张魁放人。

太后见昭王的目光彻底地软了下去，脸现喜色，说：“时已不早，王儿忙了一天，累坏身子了，快快安歇吧，哀家也要回后宫去了。”说完，就撤下昭王，在内侍总管和菡萏、季义等人簇拥下，摇摇摆摆袅袅婷婷地返回后宫。

昭王送了母亲一程，又回到殿前。他孤零零地伫立着，一副孤立无援的可怜相。灯架上十五支烛火，在夜风中不安地惊跳着，投在墙壁上的身影，如妖魔鬼影，变化莫测。

也不知呆立了多久，突然背后传来莺声燕语，昭王惊醒过来，回头一看，却是王后嬴姬和一群宫女寻来了。昭王不禁皱了皱眉头，连句话也懒得说，就任由嬴姬和宫女推拥着，木偶一般回到自己的寝宫。

可是，当他躺在宽大的龙榻上时，脑子一下又活跃起来。他将晚上遇到的丑事梳理了一遍，马上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。他不该下旨放了那些胁从者，他觉得放弃了惩戒，就等于纵容了淫乱。要是继续苟且下去，势必要乱了纲纪坏了王室尊严。如此一想，他就开始后悔。他甚至想收回成命，重新把那些宫女内侍抓起来处死。然而，他转而又担心投鼠忌器。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，狂躁不安，也害得嬴姬一夜都没睡好觉。

他的内心矛盾重重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四、去留之间

那一惊，惊得苏秦灵魂出窍肝胆俱裂。潜回馆中以后，仍然余惊未消，浑身上下虚脱了一般，没了一点点力气。

他坐在矮榻上喘着粗气。一想起昭王那双喷火的眼睛，他又禁不住打了个

寒噤。他后悔与太后苟合，他深知这简直是在玩火。可是，他又经不住那娇美的诱惑，头一次是这样，这一次也是这样。他总是被太后那纤纤小手牵引着，有身不由己鬼使神差的感觉。他糊里糊涂地向着龙凤榻走去，最终也就糊里糊涂地落进了火坑。

现在他百口难辩，甚至感到有点冤枉。想当初是太后利用对弈机会，频频发出暗示，而他正好又是个缺少情感滋润的孤独男子。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于是一接触就烧到一块去了。尽管太后是主动的，可是他能跟昭王说太后勾引他吗？昭王才不管谁勾引谁呢，昭王看重的是事实——事实是他在欺侮太后，当然他也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

他知道昭王不会放过他，朝野的舆论也不会同情他。尽管已是礼崩乐坏的当口，但习惯势力是可怕的，一旦发作起来，足可置人于死地。为此，他深深感到自己在燕国的日子混到头了，他现在唯一的选择，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

他打定主意，就开始收拾行装。他打算在昭王下令抓捕他之前，悄悄地离开燕国下都逃往齐国。他觉得凭着自己现在的名气，齐国应该会接纳他。他端出旧篋，将衣物用品放了进去，还有铜刀、无字的竹简，等等。他在收拾《太公阴符》时，一个念头突然窜进脑海提醒他，难道就这样失去了高官厚禄，重新走上四处求聘的艰难之路？

想起首次求聘失利的狼狈情景，那刺耳的嘲笑声，再次响在了他的耳畔——

“咱洛阳人的习惯，是办实业做生意，以求挣个一成二成之利。”这是父母的声音。父母埋怨道：“可他倒好，想卖地求官，结果连半个官儿也没求到，还有脸面回来。”

父母埋怨声刚过，嫂子那尖声尖气的讽刺又传了过来：“哟，我当是哪国相爷回来了呢，没想到还是个乞丐，浑身臭味，丢人现眼，还要叫人侍候？”

冷嘲热讽的声音，将他带进了老家实景。他记得当时泪流满面，愧恨不已。他躲进内室，不敢出来见人。后来他想：如果继续一身贫寒，恐怕终生被人看低，不如下定决心，刻苦攻读，也许将来还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于是，他拿出《阴符》、《捭阖》、《持枢》、《飞箝》研读起来。

他从早到晚，废寝忘食。读到深夜，有时困顿不已，便伏案睡了起来。一